重校箋註

錢牧齋全集

壬西

初學集卷一百五

虞山 錢謙益 牧齋 撰

太祖實錄辨證五

洪武十三年九月永嘉侯朱亮祖病卒

實錄記亮祖之歿以爲病卒而高皇帝壙志則曰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亮祖父子之死高皇帝未嘗諱也實錄云上親製壙志仍以侯禮賜葬後有讀御製文集者則可考而知之矣亦所謂諱而不沒其實者與亮祖在鎮不法爲道同所論列上雖怒之亦但知其爲胡惟庸所使擅專貪取而已二十三年正月其次子昱始以胡黨事提問則知亮祖之坐胡黨亦發于二十三年也鄭曉異姓諸侯傳云罷職居江寧又坐胡黨十三年卒影響傳會似是而實非不可以不正太祖于朱文正云鞭後而故于朱亮祖亦云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蓋皆斃于杖下也太祖不諱而國史槩從諱詞何哉

邃漢齋校印

十三年四月改封胡美爲臨川侯

胡美實錄不載所終開國功臣錄異姓諸侯傳俱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貞功臣表云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今按高皇帝手詔則美於洪武十七年以犯禁伏誅而据吳也先之招原係臨川侯火者十七年本官爲事撥李太師家其證佐甚明是知諸書皆繆而功臣表藍黨之說尤爲無稽又按鄭曉異姓諸侯傳云十三年董建潭王府後坐黨事二十六年卒美于十七年伏誅而胡黨之發露則在二十三年相去已七年矣鄭所記甚繆今並正之

洪武十三年七月復封鄭遇春爲滎陽侯

按遇春與陸亨唐勝宗俱以多起驛馬降充指揮發山西捕四達子此洪武八九年閒事見于庚午詔書及姦黨錄諸招者也實錄略載仲亨事而不及勝宗遇春獨于十三年七月書復封鄭遇春爲滎陽侯而不詳其謫降之故惟十年五月番酋寇凉州書指揮鄭遇春擊却之六年書滎陽侯鄭遇春仍

守朔州而十年書指揮者蓋遇春奪爵之後降爲指揮守凉州也考之諸招仲亨三侯俱以八年責降九年復爵詔書亦云期年取回復爵遇春家人楊保兒招亦云九年回京實錄書遇春之復爵乃在十三年何也九年復爵則十年又何以書指揮也豈實錄前後錯互其不書于八年九年者爲脫略而書于十年十三年者爲贅誤耶開國功臣錄亦記十三年復封與實錄合鄭曉異姓諸侯傳則云坐累奪爵逾年復侯鄭所招者蓋庚午詔書也

洪武十五年三月命濟寧侯顧時子敬襲爵

實錄不載敬所終按昭示姦黨錄老濟寧侯妻舅李賽兒招云姊夫領大舍顧敬時嘗到丞相家商議十九年五月小濟寧侯以給親具奏今因事發提問則二十三年敬以胡黨連坐明矣推國史不書卒之例則敬之伏法可知鄭曉異姓諸侯傳云先是坐黨上特釋時以故子得嗣侯後竟除時歿時黨事未發故身得贈謚子得嗣侯安有黨事已敗而獨釋時之理乎鄭氏之傳

妄矣然庚午詔書獨列顧時而不及其子敬者何也蓋當時諸小侯從胡謀逆者若顧時之子敬陳德之子鏞楊璟之子通皆其父謀逆而其子亦與謀故詔書列其父而不及其子舉其重而書之也至如申國公鄧鎮小淮安侯華中則其父不與逆而其子自爲之也故獨列其子之名以著其爲首惡也詔書之書法簡嚴眞不減于春秋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朔曹國公李文忠薨

按曹國之薨太祖痛悼輟朝恩卹備至而王世貞史乘考誤載野史云文忠多招納士人門下上聞而弗善也又勸上裁省內臣上大怒盡殺其門客文忠驚悸暴卒上殺諸醫及侍者百人世貞初疑其誣後以十九年景隆襲爵詰文考之而知野史之言有自來也詰云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又云爾其鑒前人之失保爾富貴太祖之叮嚀告誡不釋然於曹國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曰身不免而自終其與夫獲考令終者則有閒矣俞本記事

此为试读，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錄云文忠病淮安侯華中侍疾進藥上疑其有毒致薨貶淮安侯放家屬于建昌衛醫士全家被誅淮安進藥之事與劉誠意之死狀畧同胡惟庸之毒誠意也奉上命挾醫而往淮安之侍藥豈亦傳上命耶惟庸之於誠意淮安之於曹國與夫德慶之於龍鳳卒皆用以致辟豈其事亦有相類者耶若曹國得罪之故史家闕如無可徵考吾不得而知之矣嗚呼親則甥舅功則元勳歿享大烝生傳帶礪五刑無隱誰薄衛醫之鴆萬歲爲期如賜漢儀之酒若乃中山馬肝之謗開平杜郵之疑汲冢之科斗與孔壁而並傳隱桓之異辭徵寶書而莫辨悠悠百世可爲隕涕者也

洪武十七年四月進封征南功臣傅友德等

洪武十二年封仇成等十二侯惟成以舊勳餘皆以征西有功也食祿皆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至十七年四月論征雲南功進封潁川侯傅友德爲潁國公副總兵永昌侯藍玉安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等先爲有功身受侯

封今功著南征當爵及子孫食祿二千五百石仍各賜鐵券實錄但舉永昌安慶定遠三侯而不及其他然其他多世襲如安陸侯之子傑宣國侯之子鎮則皆以十九年四月襲封矣鳳翔侯之孫綱宣德十年猶乞襲封矣蓋十二侯皆于十七年論功加世爵而實錄紀之從省文耳安陸宣德皆先卒其功自當與十二侯並論考襲封底簿自明

洪武二十年靖寧侯葉昇進討東川諸蠻平之

黃金開國功臣錄載梁國公胡顯以洪武二十一年討東川功得封顯昭敬皇妃之父也顯之姓氏始終不見於實錄考實錄二十一年討東川者靖寧景川也二十二年討九溪者靖寧東川普定也靖寧獨得賊首頒賞最厚不聞援信國顯國之例自徹侯進封而從征之胡顯以椒房故獵封大國聖祖愼郵名器豈宜有此且國封大事國史雖多脫略寧有沒而不書之理耶二十三年五月詔書自三年大封以後條例封公侯者凡五十七人獨不及顯

洪武末年封爵詔書不載者惟永定越雋二侯皆二十三年五月以後封者也顯果以二十二年七月封何不在建功一十五人之列耶顯之不封此其明證也王世貞云據兵部黃及胡氏親供甚明余考吏部公侯伯襲封底簿皆据兵部貼黃絕無梁國襲封始末王氏又何從見之斯亦妄矣又按楚昭王行實云王生母昭敬太充妃胡氏都指揮同知胡顯之女昭王行實爲王孫季堄所編載充妃爲顯之女而開國功臣錄謂充妃爲泉之妹顯之姑則紕繆甚矣行實稱顯止云都指揮同知則其未嘗開國封又明矣行實載昭王事蹟甚詳若有入奏召還胡顯之事安得不備載耶其爲傅會無疑也余故據楚昭王行實合之國史詔書徑削去之恐後人尚承其譌故存其辨于靖寧之後

洪武二十一年十月常昇襲封開國公

按實錄昇自二十一年襲封同諸功臣屢出練兵自二十六年二月陝西召

還之後遂無聞焉公侯伯襲封底簿載茂有弟常昇昇生繼祖發雲南臨安衛安置而不記昇之所終鄭曉名臣記靖難兵至浦子口昇與魏國公分道力戰已而昇見上得釋諸家記革除事皆爲昇立傳叅列于魏曹二國之閒今以逆臣錄考之則昇爲藍玉之甥初與通謀玉既伏誅又于三山聚兵謀逆反狀已具爰書臚列而得免于聖祖之刑僇有是理乎然則昇以二十六年伏法無可疑者襲封簿不記其所終蓋諱之也昇既伏法又安置其子于雲南者茂既無嗣不忍復誅昇之子此議功議親之法也若如鄭曉所記則昇於拒戰得釋之後成祖遂釋而貰之乎抑亦既釋而終不免乎若釋而貰其罪則昇既得釋矣不應又放其子于臨安也若既釋而仍不免則以怒昇之故放其子于臨安不應兩年之內旋召見而厚賜之也故常昇之事當以逆臣錄襲封簿二書爲正其它革除諸書所載一切削去可也王世貞撰開平世家云昇抗靖難師得罪安置臨安以憂卒此尤爲附會不足置辨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賜李善長從子佑及吉安侯陸亨等死

按洪武實錄延安吉安平凉南雄四侯皆吉安家奴封帖木所告與胡惟庸等同謀爲變者也實錄于五月乙卯但記賜善長從子佑及陸亨等死而不詳其事延安等三侯既不爲立傳亦不載其所終黃金開國功臣錄於四侯皆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貞高帝功臣表皆書二十六年卒追論姦黨國除仲亨之賜死國史既大書其事無可疑者然延安三侯皆與惟庸等約日爲變厥罪惟均既賜亨死則勝宗聚庸安得同罪而異罰耶實錄書云賜亨等死曰亨等則其非一人可知以書法推之蓋包括勝宗聚庸而爲之詞其必以同時賜死無疑也按昭示姦黨第二錄載延安侯唐勝宗招云今蒙提問胡黨情節從實開招于後又載平凉侯費聚全招則勝宗與亨等俱下獄即訊明矣又延安家人汪成招云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延安侯往黃平公幹差成往蘇州閏四月成到黃平回話回還彼時胡黨事正發恐本官家被人招出

藏匿江寧縣舊識人呂二家本人同高里長赴官首告送問按實錄二十三年正月勝宗討平貴州平越苗蠻卽命同鳳翔侯往黃平等處屯田練兵與汪成招相合汪成自黃平還卽恐胡家事發藏匿人家旋被首告則勝宗之逮問亦必以是年閏四月也實錄云上復命諸司官讞之亨等皆具伏曰亨等皆具伏則勝宗聚庸舉在其中矣實錄自二十三年五月後延安四侯皆不復見其以五月被誅可知二十三年六月載從勝宗之請給雲南諸衛耕牛蓋勝宗在黃平請之也實錄云先是勝宗請給至是詔給與之則是年六月勝宗不在黃平又可推矣黃金於功臣之誅皆從諱詞槩云二十六年薨殊爲失實世貞曾見國史多所援据而於延安諸侯悉因黃金舊文不可曉也今悉從庚午詔書及昭示姦黨三錄又參互以實錄一一釐正如左

平凉三侯與吉安同罪同辟無可疑者開國功臣錄費聚傳云二十三年自雲南召還賜金帛還鄉優老二十六年卒上爲輟朝遣祭黃金未見國史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妄爲粉飾如此鄭曉異姓諸侯傳云聚坐胡黨上曰聚往征姑蘇朕嘗詈責遂有反謀後竟得釋鄭氏所記亦出庚午詔書第未見其全文所謂後竟得釋者則因功臣錄記其卒于二十六年且有祭恤之典求其說而不得而曲爲之詞也史家乖繆不可考信如此

洪武二十四年東川侯胡海卒

海之卒也史爲立傳記上爲輟朝致祭錙三吾又爲撰墓志其獲考死無疑矣然贈謚恩卹槩未有聞焉實錄云海嘗有罪收其公田藍玉對胡玉云你家也是爲事的則知海雖死牖下其實亦伏罪而沒也是時藍黨未發其亦以胡黨牽連者與黃金錄云當時黨論一興元功宿將惴惴焉朝不謀夕海獨擺脫衆中一辭莫逮卒荷寵靈考終牖下其亦以得託肺附之故幸而免哉東川三子長斌以從征死次玉坐藍黨次觀尚主卒其子忠授孝陵指揮觀之子得不坐藍黨者或以南康之故而東川之有罪與其得免則史既不

書他亦無可考也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江夏侯周德興以帷薄不脩伏誅

王世貞開國功臣表大書于德興之下曰十八年坐亂宮死攷庚午詔書條列臨川侯胡美罪狀蓋如世貞所書而德興則以帷薄不修伏誅見於國史未可以美之罪坐之也豈世貞所見庚午詔書載在九朝野記者首尾脫略不及深考而誤繫於德興之下耶或如逆臣錄所載王誠之招則德興之子驥實犯禁而幷坐德興耶抑國史所記帷薄不脩蓋亦史官之微詞耶余於諸招自臨川侯外如李善長之二子及費聚之子越楊璟之子通達德興之子驥皆削而不載後之取徵者考黨姦逆臣二錄全招則知之矣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凉國公藍玉謀反與吏部尚書詹徽等俱伏誅

鄭曉異姓諸侯傳云藍玉反獄上集羣臣廷議玉强辨轉展扳染不肯服詹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曰徽即吾黨遂併執徽按逆臣錄載徽招

云近日上位好生疑我必是連我也拏下則玉先伏誅而徽後始敗露也鄭曉所記蓋出稗史近于戲矣又史敬德招云二月初九日詹尚書對敬德說涼國公見拏在衛你可打聽如招我便來報我知道此招亦可以徵鄭記之妄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宋國公馮勝卒

按實錄于宋公之卒書其日月又爲立傳然考國史之例書卒而以誅死者王弼是也書卒且立傳而以誅死者廖永忠是也宋公之卒也國史書其卒則如潁國定遠書其卒而立傳則又如德慶然而宋公實以誅死則國史正用二公之例不可得而掩也勝之得罪不獨以北征之故如平凉之役代大將軍總制軍事不俟朝命輒自引還跋扈不臣罪狀顯著高帝豈能貰之二十七年手詔以家人違令瑣事頻煩戒諭至云禍福之來皆人自致念卿兄弟相從開國有功且連姻親不忍不爲卿君臣之際猜疑切責如此求其令

蓬漢齋校印

終豈不難哉本傳記北征之事但云上以此深責之其有所諱耶抑亦使人習其讀而問其傳耶俞本記事錄云宋國公勝潁國公友德等爲黨逆事伏誅家屬悉令自縊毀其居室而焚之非俞本之錄大書特書則宋潁被誅之事遂不可考矣凉國之誅在洪武二十六年而宋潁相繼伏誅俞本云爲黨逆事其爲藍玉之黨可知也宋潁誅而開國之元功盡矣豐沛舊臣如晨星之僅存者惟長興武定耳嗚呼微孝廟之繼絕則開平之苗裔尚夷愍隸微世廟之議禮則青田之帷幄孰與享烝又況菹醢隕身衆夷湛族者乎史家疏繆不稽本末昧丹書之慘酷悼信誓之凌夷斯則文獻無徵可爲嘆息者矣

又按黃金開國功臣錄凡功臣賜死與伏誅者皆諱而書卒李善長陸仲亨之類是也鄭曉大事記及列傳別起一例於李善長傅友德之類皆書曰暴卒惟藍玉書伏誅以暴卒別于伏誅所以別諸公于玉也曉之微指也攷之

實錄則義例尤錯互不一有直書自經及賜死者善長亨之類是也有直書其事而曰伏誅者藍玉周德興之類是也有于卒之年月立傳且書其賻恤而實以誅死者廖永忠也有於卒之年月立傳而不載賻恤者馮勝也有卒之年月但書曰卒而別立傳於封爵之年月者傅友德也有止書其卒而封爵之年月并不立傳者王弼也有其人以誅死而沒其事并不記其所終者胡美黃彬之類也有不記其所終而略舉其事或在奉朝請之下或在封爵之下者陸聚孫恪之類是也國史大書特書發凡起例在諸公必信而有徵立乎定哀以指隱桓將使誰正之哉夫班馬傳漢不沒韓彭之嬰僇歐宋書唐必著文靜之撫膺山河之誓未乾麒麟之圖安在逝者不作來者難誣安用出入多端掩沉魂于青史推敲隻字寄隱獄于丹書也哉愚不能深知國史之微詞亦不敢妄效諸公之別例傳疑傳信良懼厚誣前人知我罪我庶幾俟諸百世云爾

牧齋初學集卷一百五終

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